



Memoires 玫瑰的回忆 *de la rose*

龚苏萝·德·圣埃克絮佩里 著 黄荭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emoires 玫瑰的回忆 *de la ros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的回忆/(法)圣埃克絮佩里著;黄荭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9

书名原文: Mémoires de la rose

ISBN 7 - 5327 - 2901 - X

I. 玫... II. ①圣...②黄...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213 号

Consuelo de Saint-Exupéry

MÉMOIRES DE LA ROSE

Copyright © Plon, 2000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1

图字: 09-2001-249 号

玫瑰的回忆

[法] 龚苏萝·德·圣埃克絮佩里 著

黄 荭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6 字数 177,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7,000 册

ISBN 7 - 5327 - 2901 - X · 1681

定价: 16.00 元



题词给龚苏萝的照片：
“给我亲爱的妻子。温柔地。
安托瓦。”



龚苏萝为圣埃克絮佩里画的速写

p a r i s i n a



espejo
de las
elegancias
parisienses

Número

《巴黎人》创刊号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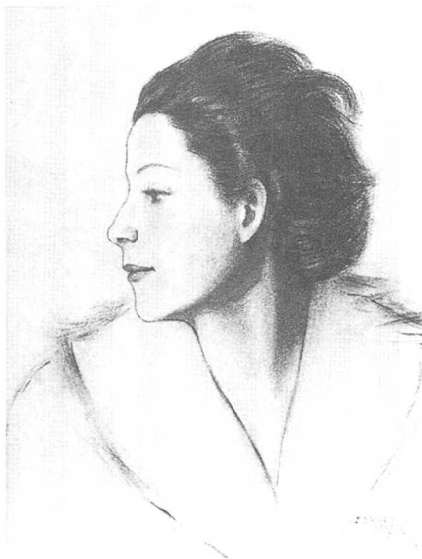
三十岁的龚苏萝



在1942/1943年间



艾穆林·艾丁画的龚苏萝·圣埃克絮佩里的肖像



“龚苏萝”，艾德蒙·玛丽杜·杜普伊画的炭笔画(1939)



和尤弟一起，三十年代

PASSEPORT FRANÇAIS

Signalément:

Age: 29 ans

Taille: 1.73

Cheveux: chât.

Front: découvert

Sourcils: chât.

Yeux: bruns

Nos: —

Bouche: —

Barbe: —

Menton: rasé

Visage: de

Teint: mat

Signes particuliers: cicatrice
au coin droit de
la lèvre

6

PASSEPORT FRANÇAIS

Feuille réservée pour
l'apposition ~~scellée~~ de la signature
du porteur

PHOTOGRAPHIE



7

圣埃克絮佩里的护照

REPUBLIQUE FRANÇAISE

SIGNALÉMENT

Taille: 1.68

Cheveux: ch

Sourcils: —

Front: —

Yeux: marr

Nos: red

Bouche: —

Barbe: —

Menton: —

Visage: —

Teint: mat

Signes particuliers: cicatrice

Accompagné de (nombre) enfants

Nom: — Prénoms: — Date de naissance: —

— 3 —

Photographie de titulaire de l'écrit
échéant photo pour les étrangers
l'accès du territoire

PHOTOGRAPHIE



Signature: —

Commissaire de Saint Exupéry

K-860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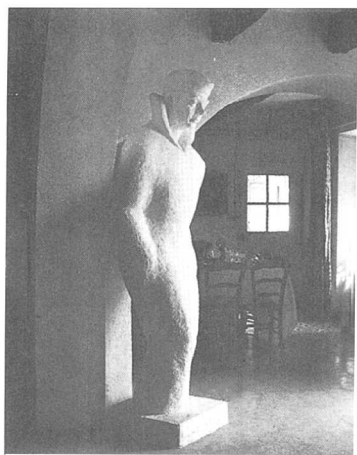
龚苏萝的护照



婚后的第一年



1931 年在尼斯



龚苏萝雕刻的圣埃絮佩里雕像



摆在龚苏萝床头柜上的照片



1968年。“圣埃絮佩里的玫瑰”（协会）创立

我犹豫了很久才决定泄露这份手稿的存在。

为了纪念龚苏萝逝世二十周年和她的丈夫安托瓦·德·圣埃克絮佩里诞辰一百周年，我想怀念的时刻已经来临……

致 谢

本文直接用法语写作,尽管龚苏萝·德·圣埃克絮佩里的母语是西班牙语。布龙出版社和版权所有感谢阿兰·维尔贡德雷,作家和一篇关于圣艾克斯的散文的作者,他在需要的时候,给文章作了文法上的润色。

每章的标题是由出版者从各章节的文字中摘选出来的。

序

“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哥伦比亚作家日尔曼·阿尔西涅加斯^①说，“所有人都像谈论萨尔瓦多的小火山一样谈论龚苏萝，她将她的火焰喷发到巴黎的屋顶。没有哪个关于她第一个丈夫欧里克·戈梅斯·卡里罗^②或她的第二个丈夫安托瓦·德·圣埃克絮佩里的故事能少得了她。嫁给欧里克·戈梅斯·卡里罗，她成了莫里斯·梅特林克^③、莫雷亚斯、加布里埃尔·邓南遮^④的知己。1927年成了寡妇，她于1931年嫁给圣埃克絮佩里，当时的朋友有安德列·纪德^⑤、安德列·莫卢瓦^⑥、德尼·德·鲁杰蒙^⑦、安德列·布勒东^⑧、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⑨、米罗……圣埃克絮佩里夫妇将他们的飞行员和作家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当圣埃克絮佩里写作至今还风靡全世界的《小王子》一书时，安德列·莫卢瓦是他们的客人。晚饭后，大家开始玩牌或者下棋，然后圣埃克絮佩里让大家去睡觉，因为他想工作了。几个小时后，莫卢瓦听见楼梯上传来‘龚苏萝！龚苏萝！’的喊声。他慌忙出来，以为房子着火了，但其实只是圣埃克絮佩里饿了，要他妻子给他煮





几个鸡蛋……”

“如果龚苏萝能用她自己的方式将他们生动而离奇的夫妻生活的所有片段写出来，我们可以肯定地知道她就是作家的缪斯。她是画家、雕塑家，写起东西来游刃有余且才气横溢，但她的回忆录……她只是在谈论。”

现在我们知道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1930年，在结识圣埃克絮佩里十五年后，在流落美国的孤独中，龚苏萝用她松散、倾斜的字体，在整页整页划得乱七八糟、难以辨认字迹的稿纸上，讲述她和这位作家——飞行员的生活。后来，她又将这些文稿仔细地用打字机重新打印在薄薄的纸张上，

- ① 当时阿尔西涅加斯是哥伦比亚驻法国大使，引文参见1973年拉丁美洲的一份日报。
- ② 戈梅斯·卡里罗(1873—1927)：原籍危地马拉，1898年危地马拉驻巴黎大使，1916年是西班牙《自由报》的主编，1918年任阿根廷驻巴黎大使，荣誉勋团的指挥官，1926年与龚苏萝·桑珊结婚，他的前两位妻子是奥罗拉·卡塞尔(1906)和拉盖尔·梅蕾(1919)。作品很多，有《爱的福音书》、《马塔·哈里的生与死》等。他安葬在贝尔拉雪兹公墓，在龚苏萝·德·圣埃克絮佩里的旁边。
- ③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和剧作家，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④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记者、政界领袖。著有《早春》、《新歌》、《死的胜利》、《危难中的少女》等。
- ⑤ 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代表作有《地粮》、《背道者》等，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⑥ 莫卢瓦(1885—1967)：法国作家，著有许多关于战争回忆的作品。
- ⑦ 鲁杰蒙(1906—1985)：瑞士的法语作家。
- ⑧ 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 ⑨ 达利(1904—1986)：西班牙画家，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

之后又笨拙地将它们用黑色的硬纸板装订起来。

《玫瑰的回忆》，这是“岛上的小鸟”开的最后一个玩笑。

那是在 1946 年，龚苏萝怀念法国，但她害怕回去，尤其担心回去后要面对关于继承方面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她希望生活在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国家，于是想到了马略卡岛的帕尔马，就像她自己说的，为“怀念乔治·桑和缪塞”，另外两个“可怕的孩子”。

自从圣埃克絮佩里于 1944 年 7 月消失后，龚苏萝在纽约有些避世索居。她帮商店的橱窗设计布景和模特，生活在对“托尼”的回忆里。没有尸体的葬礼，由于双重的缺失显得更加残酷和艰难。她写了一些小文章，都没写完，对着录音机讲了许多回忆，在打字机上敲打美妙的章节，她的美洲般茂盛的文思泛滥了，她用另一种方式在石头和泥土中“写”下托尼的面孔。她也画画，铅笔、炭条、水彩。她想回到树叶居的大房子去，那是圣埃克絮佩里在 1940 年流亡之前替她租的房子，而现在荒废了。她说想在那里“找回我父亲、母亲和他的画像”。

对话是在她和缺席的他之间进行的。在大洋的另一边，在欧洲，圣埃克絮佩里的消失成了一个传说。大家将它定位、神化，他成了天使、大天使、伊卡洛斯^① 和回到了他的星球的小王子；天空的英雄，他在宇宙中飞化成尘了。而龚苏萝，大家几乎不谈论她，她被掩盖，甚至被否认了：不管

① 伊卡洛斯：希腊神话人物，他用蜡将鸟翼粘在双肩，随父逃亡，因为飞得离太阳太近，蜡融化了，翅膀坠落，跌入海中死去。





怎么说,她不是他的神话中一个无法或缺的组成,尽管她掌握了许多进入作家世界的关键钥匙。大家甚至都不高兴有她作背景,她在圣埃克絮佩里高贵而英雄的故事中太突兀了。在关于圣埃克絮佩里的传记中她总是被虐待、被忽视、甚至被当成一个有点傻乎乎的怪人,受到作家亲戚(除了玛丽·德·圣埃克絮佩里,他母亲)、好友的诬蔑(“舞台上的女伯爵”、“奇怪而乖张的小人物”、“饶舌,还说不好法语”),在别人的眼中,她只是个充当花瓶,不忠、花哨的女人。简言之,可以说她给他的神话制造了混乱。

1944—1945年,龚苏萝“用她自己的话说,情绪不是很高”。反正她很久以来就已经学会了等待的艺术,自从她嫁给圣埃克絮佩里后,她所做的就是等待。最艰难的等待或许是他1943年投身战争后她经历的时日。“您的欲望比世界上任何力量汇聚起来都要强烈,我很了解我丈夫。我一直都知道”,在没有发表的她和他之间一次假想的对话中她说,“我知道,是的,您要走。”她继续说:“您坚持要接受洗礼,您希望在枪林弹雨中接受洗礼。”

1944—1945年:总结的时期,她回到一种表面上看来模糊、流浪和“艺术家”的存在方式,就像我们可以想象的30年代艺术家圈子里的那种生活。可以继续过“配得上”托尼的生活。她要另找一个公寓,确保微薄的收入,第三次扮演她寡妇的角色。总而言之,不再是流泪的时候了。“我再也没有眼泪了,我的爱人,”她写道。怎样才能承受葬礼?“您是永恒的,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您就在我身上,像小王子,别人无法触及我们。无法触及,就像那些在光明中的东西